

好像 爱

孙彦良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好像爱，未必真的是爱，权力？金钱？
官场与商场，情场的一左一右，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
貌似一往情深，其实是一片虚妄，
在魔幻现实主义的笔墨之下，一片
热闹喧嚣，却又险象环生。
周旋于男人和女人之间，烟过处……

好像爱

孙彦良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好像爱 / 孙彦良著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11.5

ISBN 978 - 7 - 5317 - 2638 - 8

I. ①好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6852 号

书 名: 好像爱

作 者: 孙彦良

责任编辑: 刘 薇

装帧设计: 林红红

封面题字: 陈广超

出版发行: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

邮 编: 150010

电子信箱: bfwy@bfwy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 730 × 1030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00 千

版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9.80 元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317 - 2638 - 8

第一章

男人追女人并千方百计得到她的身体，或许是双方共同的愿景。

在富都酒店 1234 套房，世非被“梅花三弄”蛇一样缠着，呼吸均匀地合流在一起，柠檬香味四溢。

在世非的眼里，尽管她的确没有网聊视频中看上去年轻漂亮，但青春的胴体黄金般做的，散发出诱人魂魄的气息，没有让人拒绝的理由。

“给我一支烟吧。”她把手从他的胸脯上移开，伸向床头的烟盒。她的指甲涂着梅花彩，像一只只欲飞的蝴蝶。

“很细嫩。”他夸道。给她点上，把她白皙的手握在手心，温柔地捻着。

“只是，手大了点儿，我自己都不喜欢。和你的差不多，哪像个女人的手？”

“有福！”他还是习惯性地赞美。因为女人需要赞美，哪怕不适；女人最怕的也是赞美，因为其往往是导致女人城池失守，忘乎所以的毒品。

此时，五月上旬的阳光从窗前的楼角斜窥过来，把她的皮肤漆成釉质瓷器，光泽圆润，一触即融的样子。她的体毛从饱满的细孔里葱葱郁郁地生出来，沁润着姑娘所特有的芳香，令他的心粘在上面，不肯挪开。

他这次是极认真的一次。尽管他一直在心里埋怨自己的草率，但他还是倒出闲心，千里迢迢会这个网友！

他是个正在没落的富商，幸运地被华尔街金融危机亲近了一次，搞得落花流水，丢盔卸甲。他因为要到这个城市才结识这个网友，又通过这个网友才来到这个福伯市。起初的心情还是不错的，可以用亢奋来形容，可是转了半天儿，不免有些失望。这个以贸易为主导产业的城市，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活跃和富有，商场门厅随处可见打折促销、出租出兑的招牌，就像急着出嫁的老姑娘；建设或动迁中的楼盘，脚手架呆呆地立着，在巨型形象广告上覆盖着诚寻合作之类的告示，让人看了心灰意懒，似乎一切都处于危机之中。就连这个心仪已久的女网友，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水灵漂亮，只是有些放荡不羁。

“你走神了。想谁了？”她问，指尖加重了划过他肚皮的力量。

“没想谁。”他这样回答，底气有些不足，神情也是懒懒的，并用性事后的疲倦来掩饰内心的变化。

“如果，我，嫁给你，你能养活我吗？”

她这样娇滴滴地幻想着说，把她的舌尖儿伸到他的嘴里，吸吮着，像个贪吃的小猫。

“当然能。”世非把她放在阳光下，像珠宝一样地欣赏着。“只是呢，我已经倒霉，生意赔得一塌糊涂，只能到你们集团找碗饭吃，让你失望了吗？”

“无所谓失望不失望。原本你也不是个傻瓜般的老实人，我对你并没有太高的奢望。你不是一直在胡说八道吗？”

“是的。但是我现在在和你实话实说。”

“不过，我不喜欢你实话实说，而是喜欢你的胡说八道。你觉得奇怪吗？我也不喜欢你的斯文，像没有腌好的酸菜，臭烘烘，酸溜溜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和我上床？”

“因为，你还是让我喜欢，说不清楚，海市蜃楼似的。”

“你不怕我骗你吗？”

“我喜欢被你骗。”她神秘地笑着，用她的指甲一道道儿刮着世非多毛的肚皮。

“梅花三弄”是她的网名，和世非只是在两个小时前见了面。他们把半年的网友情化成了半秒的亲密一抱，就像把刀子一样，挑断了人性最保守的防线。他们彼此交换了身份证件，算作验明正身，类似于入刑前的程序。她的真实名字叫怀韵，是全国五百强企业梅园集团的高管，负责公司对外慈善事务。正因为她是梅园集团的高管，才成为他的网友，如果说有什么企图的话，这算是一个吧。

她说她母亲就是喜欢被父亲骗，而且一骗就是一辈子，也很幸福。她说母亲一直在老家，快走不动了，却还在侍候爷爷。侍候爷爷是个借口，不和父亲同床才是其真正目的。她一直不敢回去见母亲，就是害怕自己老了也会是那个样子，如果那样她宁愿自杀。她讲她的父亲非常健壮、豪爽和通情达理，是她的偶像。

“也许，你有恋父情结，并把我当成你的父亲了！”他抚摸着她的秀发，像对付其他女孩子一样，将它们放在嘴里，一点点嚼着。

“也许吧。”她推开他，起来穿衣服，蹙着眉头，略有所思。“你说，为什么网友见面一定要上床呢？”

“也许是……是骨子里流着可恶的脓，而不是精髓。”

“我觉得恶心了！你知道，我对男人恶心了——这很可怕，大概是性冷淡可憎的遗传。也许自打我知道父亲爱玩女人那一刻起，我就讨厌性爱了。可为什么还会愚蠢地和你上床呢？不如以后我们还是玩网络性爱游戏吧——我们集团女孩儿中流行的自慰游戏。”

她说时，已经穿戴好，又问：“你看我像刚做过爱吗？”



坐着梅花三弄的车进入梅园，如入虎穴，令世非感到寒气袭人，尽

管是初夏。

世非原名世裴，他把金融危机中巨亏的责任归罪于“裴”字，因而改成现在的“非”字，连银行和派出所都以为是两个人，脱胎换骨似的。世非觉得“咸鱼翻身”尚早，便“卧薪尝胆”，以几个杜撰的假公司名字，游走于各种展销会、博览会之间，猎犬一样寻找着商机。他的资产在假离婚的妻子名下，债务在“身无分文”的世裴名下，壮士一去不复归的悲壮！这几个公司的名字，多是在图片社随意起的，然后搞个简易标志，名字后面缀上总裁、董事长、总经理之类的头衔。电话经常变，每隔两三个月就要换个新号，有实质性业务的，就用真正的手机号打过去，谎称手机丢失又换了个新卡，这样，麻烦就去了一大半儿，算是他作为穷途末路流亡者的另一种自救。

进入梅园集团，也只是他的一个初步拯救计划而已。利用恋爱中的女人弱智的情感，是他一贯的伎俩，这不能不感谢梅花三弄。

梅花三弄给他引荐的人，是梅园集团的总经理，叫任衰夫子，竟然像个彻头彻尾的淑女，仿佛没有结过婚的样子。但她也谈不上漂亮，脸部器官分布有些零乱，也许她的父母要她的时候，是匆忙的狂野的肆无忌惮的，然后把她随便组装了，否则，不会把她的两只眼睛弄得那么远，像两个仇人似的。她一定耳根儿软，听风就是雨，所以，她的眼睛跟耳朵靠得很紧密。她的作风也一定很随便，眼睛下的眼袋就像有多少相思泪流不净，还要贮一些做备用。但她一定是个“才女”，谈吐中总带个“来讲”，总像有许多知识在头脑里，嫌一匙一匙地刚太慢，就分割成几个板块，“来讲”根由。

“我来讲，不喜欢有钱的男人。”衰夫子这样外交官似的声明并解释，“有钱的男人有能力但缺德性。我来讲也不喜欢很帅的男人。”她说的话越发直白，就显得交易赤裸裸的，没有什么味道。“很帅的男人靠不住，准是个见异思迁的人，这样的男人是最不靠谱的，我们公司绝不招这样的人。”

世非有自知之明，自审并不帅，因而揣度她也许是有意在安慰自

己，让他暂时逃出自扼的心理。

她在评论世非，把椅背靠得吱吱响，看来她是认真的，喜欢研究人，尤其男人。她说他有官相，双耳直而薄，会青云直上。她说他也很斯文，也许是装的，但装能装到这份儿上也是很有潜质的。她见过许多男人，但像世非这样成熟干练的半老男人是最有味道的。

世非被她说得紧张，心虚得直担心自己的指甲会把自己的脸戳穿。那上面有反射着窗口的晚霞，就像健康的肉色。他寻找救兵，但梅花三弄显然不能和袁夫子平起平坐，把他送进她的办公室，卸沙子一样，早不知道退到哪儿去了。他只好盯着袁夫子，听她讲公司的业务和宏伟规划，脑子却长着草，乱蓬蓬的。

她的长发一定事先做过直板，所以很流线地垂下，轻风从窗口溜进来，轻轻掠过，飘逸而闪着黑亮的光。当世非意识到她在评论自己之后就停下来，等待他的反应，他忙解释说他这个人不会说话，尤其不会说好话，尤其当人面，仿佛当人面说人好话，就像强奸人家似的，所以，他多会把好话留在心里进行赞美。正因为如此，他解释得极赤裸：他的老婆对他有异心，所以就像风湿膏药一样，粘在身上，两种组织，最后只好分手。针对她的两个不喜欢，他忙解释，自己虽然长得人模狗样的，却绝称不上帅，扔到垃圾堆许是有人可怜地捡回来，洗洗，晒在阳台风干，待日后捐给贫困山区。而钱确实有些，但不多，多是老岳父留下的，自己只是名义上的中产阶级，房产、地产和车辆落户的名字，无一是他的，在离婚时均判为婚前财产，有法律公证。女人的精巧就像手术刀，割掉你的腐肉，再留些疤让你回忆。他解释说，这就是他单身，可以像风筝一样满天飞的一个主要原因。

她惊讶地盯着他，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同情。

尽管是初次见面，却都觉得有些话和网聊重叠。当她意识到他发觉这个问题时，才得意地捂嘴哧哧地笑了。她承认，视频也是靠不住的，多数时候是她在演皮影戏。

世非慌得加速回想聊过的内容，好在并没有太出格的话儿。也觉得

梅花三弄不会这么肯定要约见自己，并要安排自己担任要职。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始炽热，仿佛晒在炭火炉上。梅花三弄的体温尚在，身体的撞击还在，舌尖儿的柔嫩仍在，让他坐立不安。

“你来讲，不用紧张！喜欢什么尽管喜欢，只要把你的特长发挥出来就行。集团来讲，就这么一个要求，也是我的要求。希望你能做到！”

世非不知道，和女人上床是大吉大利，还是倒霉的开始。他只是相信一点：机缘葡萄粒一样饱满而充满希望。

她说她是个素食主义者，反对吃肉，主张人们要把动物放归大自然，让它们和人类一样自由。她说其实人类自称为高等级动物，在低年龄阶段和动物的智力区别不大。如果人类不是靠卑鄙的手段，残忍地把动物囚禁起来，并进行灭绝性杀戮，动物也许会超越人类，成为人类的主宰。人和动物坐在一起，建立起地球联合国，共同管理地球不是很好吗？

世非很为她的奇思妙想所感染，重新审视这个自己开始喜欢的女人。由喜欢到爱恋也许只是一瞬间的感觉，就引起他的生理反应，两腿夹起来，以限制活跃的生殖细胞不至于像沸点上的水分子，把裤门过高地拱起。同时，他看到袁夫子走过来，给他剥了一个香蕉。

她剥的香蕉像一种器官，令他直在心里咒骂自己。他在扔香蕉皮进纸篓的时候，顺手把上午和梅花三弄没用上的避孕套也扔了进去，觉得自己过于卑鄙和龌龊，所以开始说着些言不由衷的闲话儿。



晚餐是在集团贵宾楼安排的，像迎接亲人一样奢华而不失随和。大家说着“怀韵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”之类的话，让世非明显感受到久违了的温暖。自从他进入梅园，从袁夫子独立的办公楼出来，就感觉有点不对劲，几个人看他的眼神是怪怪的，好像他的脸上还挂着饭粒儿。

陪餐的多了一位文静的少妇，似乎没有一丝面部皱纹，微笑的时候就和不笑一个样。尤其她的脖子上佩带一款玉石骷髅项链，别致新颖，显出她的与众不同。他恍然大悟，想起在见女网友前，他愚蠢地进了趟药店。

这是计划之中的程序，趁着等网友的间隙。闹市里的药店，壮阳和补肾永远是主打歌，推销员是清一色的妇女，见到男人就喋喋不休地招揽，尤其见到老男人，那眼神就像能看透你的性生活。一位漂亮的少妇捧着几盒药迎着他过来，极热情地介绍着各自的功效和特长，仿佛对他的功能了如指掌而在对症下药。她因为长着双杏眼而让他有了些好感，暗叹这个城市还真有几个美女，只是散落在民间，荒山玛瑙一般。她的唇边有颗美人痣，像颗黑珍珠，让他有亲吻的欲望。

“你阳痿吗？”她问得直截了当，叫他有些惊诧。

“还有晨勃现象吗？”她问的声音低下来，给他很大的难堪一个逃跑的小道儿。

“都有。但都不是很严重。”他如实交代，“就像到了个关口，就是觉得累。所以做什么，都有点力不从心。”

“那就这个吧，你看看这个——韩国货，原装，保你‘做爱一上午，粒粒皆性福’。”她说得有趣，眼光神秘，让人不得不信。他交完款，就匆匆地离开，逃兵一样，不像是打发自己，而是应付这个给他胡思乱想的黑珍珠女人。可以感到后背冷飕飕的，仿佛还粘着她的窃笑。他问自己，为什么不和她再聊两句呢？他自忖着，我真是个病人吗？这个疑问已经困惑他许多年，事实证明，在后来的若干年里，他一直这样困惑着。

而此时，她就在对面。

她唇边的美人痣还在，像颗黑珍珠，让他有亲吻的欲望。

她早忘记了，眼神里只有文静和矜持，完全没有推销时的放荡。据介绍，她竟然是那个梅园药局的总经理奇奇，在本市有三家连锁店，是集团公司所属的子公司，这让世非惊讶得瞠目结舌，只是她的赤裸裸的

问话犹在耳畔，双面人的嘴脸，让他心里很失落，有了份畏惧的怕。

她时不时地和任衰夫子耳语，也有一个老而健谈的婆娘和小服务员在交头接耳，让世非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。在酒席末了，任衰夫子的父亲、董事长任夫匆匆赶来，象征性地敬下酒，临走，脸色暖暖和和的，朗声说：“真没看出来。我以为一个人呢。确实有点像，把头型理一理，就是一个人！”

衰夫子见世非在懵懂之中太可怜，仿佛六神无主的股民，就告诉他：“你来讲，和我的丈夫长得像，一个模子刻出似的。”她把她手机里丈夫的相片给他看，让他吃惊不小。

“别担心，他来讲，是我的现任老公，尚是法律上的丈夫。只是他是个逃兵，不肯做官。你对当官有兴趣吗？”衰夫子望着他，微笑着问。

世非说：“当然有兴趣，自小我就一直担任学习委员、班级干部，后来当孩子王，你想孩子王能有啥出息？就下海经商，当起了自己封的领导，被水呛着了，就出来打工，到您这找碗饭吃。”

“瞧你说的可怜。可是我来讲，最看不起的就是可怜人，因为可怜人最不值得可怜，没有骨气。”衰夫子话儿说得直白，没有给他内疚的余地，让世非觉得不爽，脸色赭颜。想是她不会给自己多少希望，便祈怜似的望着梅花三弄。她一直讲她最近一次慈善活动所见到的一家互助生存的故事，有点像励志教材。她像没有看见什么没有听到什么似的，只顾说自己的，把尴尬继续留给世非。

世非调侃地自嘲说：“骨气并不缺，而是缺钙，所以骨质疏松，只好到五百强大公司来壮骨。至于任总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，另当别论，权当又一次愉快的旅行啦。”

衰夫子见世非认起真来，开心地笑起来，说他这么猴急，怎么能够当官员呢？官员要能说会道、察言观色、狗屎肚量、嗜血如命！她说她才用话刺激那么一小下，他就受不了，足以见得他不适合当领导干部。

显然，这是一次不愉快的、令人难堪的宴会，就像一次考试。

过后，梅花三弄劝他不要放在心上。她说：“你当什么真呀！公司

并不是看好你的能力，而是你的面皮，我说明白了吗？”

4

当晚，已经不抱希望随时准备离开于世非，被安排暂住在梅花三弄的别墅里。

这栋别墅是梅园中最不起眼的建筑之一，纯是用红松榫接制作而成，也就六十平方的样子，两层，三个房间。在正门门楣上有个名牌，写着“韵古阁”三个魏碑体。这里住着梅花三弄和她的父亲，就是她所说的健壮、豪爽和通情达理的偶像，却不想是个不大说话的人，看人的眼睛总是定定的，要说话又不说的样子，一副鬼鬼祟祟的表情。

时近子夜，世非一个人在房间自觉无聊，便从二楼下到一楼，正要敲梅花三弄的房门，忽然，方厅沙发上有人轻咳了一声，烟火在黑暗里闪着红光。

“叔，还没有睡？”他略受了一惊，有些慌乱，主动打招呼的同时，已经看清她的偶像的魁梧的身形，仰卧在那里。

“睡了还能抽烟？那就见鬼了！”

老家伙这样回答的声音有些沙哑，语气里透着些欠友好。

世非僵在那里，犹豫一忽儿，转身走过去，递给他一支烟，点上，问些当地风土人情的话儿。这个叫怀旦的老家伙并不每问必答，因而气氛仍然显得很尴尬。这时，梅花三弄的房门开了，她穿着睡衣，倚着门问：

“世总，半夜三更起来，就是为了和老爸说这些废话吗？”然后，嘿嘿地坏笑了，说，“进来吧，我在玩游戏，一起来玩吧。”

他礼貌地和老怀打个招呼，贼一样溜进了梅花三弄的房间。老怀在方厅里很响地咳嗽着，每隔三五分钟会有一声，很夸张。

住在陌生女人的闺房里，就像贼揣着脏物和主人谈笑风生。梅花三弄对他使着眼色，示意老家伙会一直在外面守着。然后把世非按在电脑

前，强迫他参与她的游戏。这时候，他才知道，她不会再和他上床，至少今晚没门儿，淫秽的心理落了空，灵魂隐隐作痛。

她耐心地引导他进入一个结婚网页，让他和那么多等待着的新娘结婚，虚拟的她只是其中之一。在这里，一个男人可以有几个老婆，一个女人可以有几个丈夫，大家在一起做饭、洗衣、带小孩儿、缴各种费用，还到厕所里排泄，喉咙里打着饱嗝，像经历磨难后的发呆样子。于是，他便开始呕吐，生出一丝儿对梅花三弄的鄙夷，却忽然想起衰夫子来，内心充满惆怅。

第一关，“浴体”，让按摩小姐从头到脚幸福地懒浴了一把。他问梅花三弄：“这么舒服，还结婚干吗？”她说他：“早知道你是个自由散漫的人，一定认为结婚就是受罪。”他想否认，却觉得不应该否认。

第二关，“夫妻对测”，要完成百米跑，耐力和意志力的实测，他均为优秀。对于生殖检查，他就跳过了，他的理由是，现在没有人做婚前检查。梅毒遗传就遗传吧，也许孩子是别人的，借此不公开地报复。

第三关，“床第天堂”，不必细说，全部是一十二式，二十四式，四十八式，均动漫演示，分步提醒。他只想抱她上床，行爱了事，却突然被敲门声打断。不知不觉，天早已大亮，老怀站在门前，说衰夫子已经在早茶楼等着了，你俩真不知深浅！

再次见面，衰夫子礼节性地和他轻轻一握，不想世非的骨节早酥了。但见衰夫子皮肤滋润，面如桃粉，眸子清澈，顾盼流连；她的手，软若蝉丝，润如膏泥，滑如鱼鳞。

世非没去过英国，只是看过希区柯克的电影，看着衰夫子的一举一动，就像那些没落贵族的做派。她的举止尽管有些形式上做作，却并不把世非的故作世故看成是经验的积累，而是书呆子的偷懒，她知道但凡失意末途之人，都会伪装，尽管没有伪装的恶意。她便询问他有没有什么信仰。世非声明自己是个自我主义者，只信自己，所以对自己有利的就做，对自己不利的就不做，信仰不是神、圣母玛利亚、本·拉登和丘吉尔，只信一个人，那就是自己。他在自己的名片后面印了二百多个各

种体的“我”字，类似于“福”、“寿”、“禄”，时刻提醒自己：天地我为中。他解释说，这和梅花三弄的性爱游戏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玩的就是宠物路线。袁夫子说，她最痛恨把动物当成宠物的人，表面上喜欢得不得了，骨子里是让宠物给他们带来快乐，像马戏团的小丑。

早茶有梅花三弄作陪，她保持着和昨天截然不同的态度，仿佛没有和他有过肉体接触似的。只是在袁夫子离开座去净手的时候，才神秘地告诉他：“集团各部门领导，聘用的都是全东北最漂亮的女人，都非常能干！”

“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？”

“因为你是男人！唯一的男人！”

她还告诉他，这些女人，一个比一个能干，一个比一个有心计，一个比一个厉害。还说这个集团只有一个幼稚园，可是里面清一色的是男童，没有女婴，十分奇怪。因而在这个庄园里，性也许只是个符号，不是让大家享受的，而是敦促大家更加努力做事，无论透明的还是功利的。

他想象：砒霜——鱼——莲——生殖器……

他琢磨了半晌，莫名其妙地期待着袁夫子回来。一个人对一个人有了期待，就显得神圣而高雅起来，无论多么庸俗和教条。

袁夫子并没有回来，说是失礼了，有个客户忽然来访，要求梅花三弄陪好。梅花三弄问他：“你对做老板的女婿、富姐的情人有兴趣吗？”

梅花三弄很认真的样子，扰乱了世非的思维。他说他不喜欢这些无聊的问题，他前妻一天到晚总是这样问来问去，所以他有免疫力，却也十分反感，就像受妓女的骗，痛恨并不愿再提起。后来他知道，梅花三弄对官和性并不感兴趣，她说这是个双胞胎，是人类的两个肿瘤。他一直困惑的是，为什么漂亮的女人总是不可理喻，难道是男人让她们伤心的缘故？于是，他在梅花三弄的指导下，努力地把自己包装起来，务实地反思并用心在袁夫子身上，对她既喜欢又心痛，有“相见恨晚”的同感。世非日夜地盘算着，想尽各种办法，不让这个奇迹流产。事实证

明，他是这么做的，而且做得很好。

5

如其所愿，袁夫子把世非友好地请进她的别墅，是一周后的一个傍晚。

她的别墅并不在梅园里，而是在物语林方向的凤凰山脚下，像农家庭院，并不豪华的小三楼没有什么特别，只是楼顶有个五米直径的八卦图，打远就看得清楚。车子一驶进宅院，一簇簇达子香散发出浓浓的花香，扑鼻而来。拉他来的总管老怀告诉他，这是袁夫子最喜欢的花儿，整座山都栽植着这种花儿。他除了这句话，再没有嗑儿，表情一直木木的，还记恨那夜的事儿似的，情敌一般。他连招呼也不打，就回梅园去了，把世非放在院子里。他就听二楼窗帘有刷刷打开的声音，仰头见从窗口伸出一只手来，向他挥着，继而见袁夫子那两只不合作的眼睛冲他微笑着，喊道：

“到家了，还愣着干吗？还要有人请吗？”

他谦恭地点头哈腰，却并不敢进，因为门口卧着一只警犬，正耷拉着舌头，对他怒目而视。这时，大门从里面开了，一个小保姆笑眯眯地迎出来，说：“叔回来了，怎么没来电话？瞧这狗也学乖了，往回咬得凶，一叫唤我就知道准是叔回来了。今天怎么没有叫唤呢？”

袁夫子从小保姆身后出来，接着话儿说：“当然和你叔不同了，这位世总经理来讲，有狗缘呗！”说着，请他进到厅堂。对门一幅大牡丹全图，显得整个房间装饰风格复古，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财主。檀木家具的香气扑面而来，沁人心脾，十分惬意。顶级影院现代气派，又把主客厅突显得时尚、高雅和情趣，表明主人是个会生活的人儿。小保姆端茶倒水，剥皮削果，总是用疑惑的目光望着他。末了，袁夫子才说明，他和他叔，也就是她的丈夫，不是一个人。

“我说呢，叔没有这么客客气气，也没这么好听的声音。”

酒足饭饱后，世非被安排住在一楼的次套间。他一直睡不着，像吃了吗啡，打了小药儿。半夜，他还在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小保姆来敲门。她站在门首，迟迟疑疑地说：

“打扰你了吧？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你这么像叔，为什么不到婶的房间去呢？她在楼上，也是这侧的这个门。”她转身走出几步，又小声地说：“别说是我说的。她会打死我。不过，她不会责怪你。”她用手夸张地揉着打哈欠流出的眼泪，会意地使个眼色，微笑着进了她自己的房间。世非站在厅堂里，望着灯饰冷光线下的实木梯，想着这个并不单纯的可爱的小保姆，不禁暗笑了，就返回身，带上房门。

世非摸进衰夫子卧室的时候，她睡得似乎正酣。因为门是开着的，免了敲门的麻烦。窗帘也没有挂，上弦月若有若无的光斑慌慌张张地溜进房间，可以看到四处乱七八糟的东西摆摊儿一样，多是从法国、美国、德国购来的一些用品，若干年前他也曾用过。他蹑手蹑脚，见她陷在柔软的太空七孔蚕丝被里，手托着腮，蓬松的黑发像只熊猫，勾勒出她甜甜的睡态，已经不能自抑。

“我可以上来吗？”他小声地问，嗓子低哑无力，后悔来得匆忙，忘记吃那粒蓝色药片。他必须上她的床，把她这条线抓握。

“你来了？”她醒了，并没有惊讶慌乱，而是翻了个身，将脸冲向里面，给他腾出地方来。

世非爬上床，钻进被窝儿，把身体贴近她暖暖的后背。她彻底醒了，转过身来，推他道：“你来讲，很臭吗？什么气味？”

世非忙检讨今天没有洗澡，但他没有心思洗，自从知道一直在和她网聊，就心猿意马，从务虚冬眠中苏醒过来，只想和她亲热。她无耐地问：“你很强壮吗？”

“还行。自我感觉良好。”他说。

她用被絮裹着自己，紧紧的，微笑着打开灯，让他站在床上。他犹豫着，有点儿难堪。可是她并没有因为他难堪而可怜他，说：“不行的，你的来讲，小蚕蛹。”

他佯装愠怒，便一把扯开她的被，按她在床上，撕扯她的睡衣。她护着前胸，笑叫道：“别动！这个宝贝来讲，不是你的！”他伸手下移，摸到她圆嘟嘟的屁股，轻轻地拍着。她用双手护着，也笑道：“不行的，这个来讲，也不是你的！”他把她的头抱在怀里，亲吻着她的脸蛋儿。她又要叫，被他按住。他说：“这个也不是我的，对吧？”

说完，世非跳下床，走出房间，站在走廊里，边抽烟边望着晴朗的夜空。那么多星星眨着诡秘的眼睛，耻笑他似的。衰夫子从后面抱住他的后腰，幽幽地说：

“现在来讲，我不是属于你的。你也不是我的。记住我说的话儿。”

6°

被女人拒绝上床，是男人所遭遇的最难堪的打击，就此，也打破了网友一定要上床的定律。好在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太阳照常升起来，把昨晚的黑暗扔给月亮，没有一丝痕迹。

一早，梅花三弄就来电话，埋怨他不回去住也不打个招呼，手机也不开，让她急等了半宿，就差求助于110了。她父亲送他来，又是在一起住，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哪了。这么说唯一可以解释的是，她很在意这个网友的安全。

任衰夫子送他回到梅花三弄的别墅，她已经去参加一个慈善捐资活动了，于是衰夫子打电话告诉梅花三弄，不能完璧归赵了。然后陪他在梅园中转转，边熟悉地形边和他聊天，比较网聊，仿佛拧干水的手巾，光有汗味而没有激情的放纵，紧张严肃得像上了贞节牌的怨妇。十点钟，梅园集团董事长任夫正式请他到办公室。他心里打着鼓，不知是没底的紧张还是心虚的慌张。

衰夫子并没有陪世非，只是嘱咐他正常发挥就行。她抱着他的腰，给他个快吻，算是对他最佳的安抚。还是老怀送他到鹰形总部大楼的，有点儿赶考的味道。在这儿，他才见识了办公大楼豪华外表下的怪异。